

# 「人定勝天」蘊希望

常言道，人定勝天。果真如此嗎？最近，我從不同角度，又思考了這個問題。

北京自三月初以來，幾乎沒見過陽光，天空經常被霧霾籠罩，灰蒙蒙一片。到三月中旬的一天，北京颳起沙塵暴，黃沙滾滾，鋪天蓋地，連近在咫尺的樓宇也幾乎看不清。見到這一光景，我心想：「何時人定勝天？」

六七十前年，北京每到春季三天兩頭颳黃沙，有時黃沙滾滾，外出甚至站不住腳。北京這次沙塵暴，是幾十年來罕見的一次。這些年，沙塵暴的防治措施進展，天氣逐步變好，藍天增加，也說明治理取得成效。但到關鍵時刻，還是得靠風，不颳風，霧霾消散不了，天氣也不會放晴。相信假以時日，氣候一定會變得更好。

我從此想到兒時的記憶，「肺癆」當時是人們生命的第一



如是我見 延靜

殺手。但是過了幾十年，科學進步，人類攻克了這一絕症。我又想到，癌症是可怕的，醫學還尚未發展到攻克它的一步，不過有些癌症，比如乳腺癌等，手術後成活率已很高，可以說已攻克一半。古人關注宇宙奧秘，幻想

遊太空，「嫦娥奔月」那時是不可能實現的。如今隨着科技日新月異，發射人造衛星早已不再是夢想，美國、俄羅斯已登上月球，中國天宮一號緊隨其後。

說到目前的新冠肺炎，開始時我們對它束手無策，甚為恐慌，不過經過一年多的科學和臨床研究，現在多國已研製出新冠疫苗，取得可喜的突破。我們正在向攻克新冠病毒一步步逼進。

凡事總有一個過程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說「人定勝天」，正像「愚公移山」一樣，可以給人以希望，給人以信心，也給人以力量。而要取得最終勝利，必然需要時日。



HK人與事 黃秀蓮

「昔日翱翔千萬里，今朝煎炸奉坊鄰」，兩句詩已道出這新開張的小店背後的故事了，昔日與今朝，滿眼白雲與盈室油煙，高薪優職與灶頭拚搏……世事無常，疫情嚴峻，航運業未知何日黎明，

空中小姐與空中少爺唯有卸下煌然的飛行制服，在電車叮叮的路旁，經營煎炸小店。

那夜我就在附近，雖然素來很怕上火，但既然知道疫下有這麼一個奮鬥故事，一切就便，又怎能不幫襯呢？呀，找到小店影蹤了，還以為店舖取名為「空姐

煎炸小店」，卻沒有哩，箇中自有其踏實，這個教我欣賞。不炫來歷，以美食、服務等來奉客，才是長久招徠之道。店面窄窄的，店堂深深的，素白瓷磚給光管照得很亮，繫上黑圍裙的情侶忙着下單、煎炸，「生涯必備薪與水，小店猶煩苦與辛」，營業時間共十二個半鐘頭。飲食業事前的預備非常繁重，營業時間又長，正是「路險未容多俊選，心寬自力少憂貧」，可是始終是自己的生意，又處於人流絡繹的地段，憑自力撐下去總可以生活的。

「生意好嗎？」「新開張，只夠交租。」「未賺到人工？」「未。」這種答問未至於冒昧，希望能流露一點關心。小食即點即煎炸，得等候五分鐘，空少建議

# 空姐煎炸奉坊鄰

以後先WhatsApp落單，便無須久候，說得體貼，到底是服務行業出身的。挽着整齊小膠袋坐巴士回家，又故意把小食放涼，好減低煙火氣，入口時仍帶微溫，煎釀三寶煎得恰好，單得雞翼調味甚佳。

前事滄桑，未來難卜，小店雖小，然而流露誠懇。空姐窈窕，空少英俊；空姐麻利，空少細心。一對戀人，從機艙跳出來，開業於市塵，以另一種形式比翼飛翔，可謂香港精神的體現。「人間不絕滄桑客，我亦滄桑寓一塵」，詩人譚福基得悉疫情開業的因由，即使素味平生，也在小雨酥潤中來打氣，還感興為詩。詩寫得好，也感動了我，終於用行動來支持。

疫情持續多時，曠日彌久，人間添了滄桑，多了溫暖。

# 金錢香港



銅鑼灣商圍的空置店舖。

香港中通社

對應上述經濟和疫情，香港有兩個現象頗有意思：一是隔離政策。去年十一月實施「回港易」計劃，僅對從廣東、澳門返港的港人豁免隔離。有香港朋友從上海返港，也要隔離十四天。日前梁振英先生發網文說：他乘航班由京返港，有北京夫婦乘客問他：北京已無疫情，為什麼去香港還要隔離？梁先生說：「我無言！」媒體問：內地絕大多數省市早就清零，為什麼入境香港還要與其他高風險地區一樣，仍需強制隔離？

本周一政府終於調整政策，允許廣東以外省份的港人免隔離。至於對內地人豁免，商界人士也在提倡，不過其理由是：豁免「港人只是回家，對經濟不會影響很大」。而若豁免內地人，「可以吸引更多旅客來消費，對酒店業及飲食業有幫助」——言者貴為議員。亦有人稱：香港現時百業衰頹，很大程度上與內地旅客來港銳減有關。放寬內地居民入境檢疫限制，與經濟能否復甦密切相關。

另一方面，香港目前疫苗接種人數逾四十六萬，普及率只有百分之六點六，並不理想。有持內地證件居港人士通過私家診所接種疫苗，政府卻指「不符合接種資格」。有群體呼籲：目前在港有許多因各種原因合法長期逗留的居民，其生命與整個社會公共衛生安全息息相關。他們願意自費接種疫苗。公共衛生是無差別的，保障生命是人人道主義，病毒沒有身份局限，打疫苗亦不應因身份而差別化對待。

噴嘖，豁免內地人來港是為了人家來花錢消費；在港內地人需要打疫苗保生命安全則不予考慮。這裏邊，是政策問題？還是心態問題？

二是經濟政策。近日幾項影響全港的交通費政策陸續出台，一個是地鐵自二〇〇九年啟動可加可減機制以來，十二年來一直只加不減。近日終有突破，首次下調車費，自六月底減價百分之一點七；另一個是自四月起公共交通陸續加價，新渡輪四月一日起加價百分之四點四至百分之十四，額度一至二點六元不等；九巴、新巴、城巴、嶼巴等多間巴士公司也將於近日加價，加幅百分之五點八至百分之九點八。

精明人一算，政府補貼的「程程百分之二十車費扣減」今天（三月三十一日）結束不再續。這樣一來，相當於將優惠由八折變九五折，港鐵所謂減價乃「明減實加」。香港交通費本來就貴，新界市民到港島返工單程車費就要二三十。疫情+經濟雙壓力下，這一加價政策對市民不啻於雪上加霜。

疫情和與之伴生的系列問題這一世界性命題，真是考驗執政水準和人心的試金石。作為政府，應以大局大眾為重，一切圍繞生命至上、人民至上，敢於作為勇於擔當；作為資本，應該摒棄逐利本性，眷顧公眾，兼顧公義；作為普通民眾，應該讓渡一部分自我，收斂任性，積極接種疫苗。中央要求港人胸懷「國之大者」，實在是至誠至理至察，點到香港的穴位了。

# 臨習指要之《謝靈運石室山詩》

鄭簠（一六二二年至一六九三年），字汝器，號谷口，江蘇上元（今南京）人。原籍福建莆田，明洪武間祖父輩遷至金陵（今江蘇南京）。為名醫鄭之彥次子，深得家傳醫學。以行醫為業，終學不仕。擅隸書，亦精行草書，兼工篆刻。初師宋珏，後改學漢碑，主要有《史晨碑》和《曹全碑》。沈酣漢碑三十餘年，為訪河北、山東漢碑，傾盡家資，家藏碑刻拓片有四大櫥。谷口廣習漢碑，以行草書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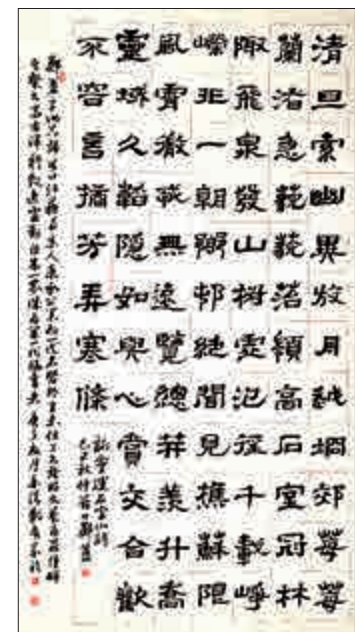


廣義日課 鄭廣義

意，寫《曹全碑》之體勢。用筆靈動飄逸，活脫灑灑，形成了神采奕奕的隸書風貌。世人謂之「草隸」，譽為清代隸書第一人。他自稱：「世人作字只是寫得皮毛，作字用筆，固有起落，然上下四旁之間，必有脊骨，必有筋力，必有首尾，方有神氣，不然終不成家。」後人把他與鄭板橋合稱「二鄭」，包世臣《國朝書品》將其與金農的隸書同列為「逸品上」。

鄭簠隸書在清前期影響至大，如馮之鼎、萬經、高鳳翰、金農、鄭板橋等，鄧石如學習隸書也從鄭簠入手。整整影響了他之後的一個世紀。《謝靈運石室山詩》是鄭簠一六八九年書謝靈運的一首五言紀遊詩，鄭簠時年六十七歲，正是人書俱老、筆精墨妙時。筆勢飛動，筆走龍蛇。創作出如此神采奕奕的佳作，令觀者如飲甘醇，如沐春風。

我臨此本時，章法上採取字間寬鬆，行間緊密的布局。藏鋒入紙，橫向取勢。長橫起筆處多重頓，運至磔腳再下按漸提出鋒，令雁尾高揚。在撇、捺、戈、挑畫的重按處亦用此法，使頓按圓潤渾厚，出鋒自然犀利。豎畫穩實，橫畫飄逸。並注意用筆中的起落與呼應，頓挫飛揚，一氣呵成。



▲本文作者臨《謝靈運石室山詩》。作者供圖

# 紅磚建築在香港



文化什錦 陳德錦

早前我在澳港兩地走，也愛閒遊，但總是奇怪，何以澳門的紅磚建築，只有一個不太靠譜的「提督街市」，而在香港，紅磚建築卻真不少。

我非建築學專家，無從置喙，卻只想到：葡式房子，以黃、綠、白為主調，而較不多用紅色。只有舊日的澳督府和加思欄兵營才繫了洋紅色，即便如此也不顯露磚紋。但這還其次。從建築風格看，澳門的古典建築，多為巴羅克式新古典主義，而在英國愛德華年代大盛的紅磚建築風格，並沒有在澳門着陸。相反地，在二十世紀初仍為英治時代的香港，卻成為樣式繁多、功能廣泛、雅俗並存的常見風格。

一九一二年，香港大學啟用。主要籌劃者港督盧吉有意強調所開辦的工科和醫科，以別於崇尚傳統的牛津劍橋，仿效十九世紀英國在利物浦、伯明罕等成立的私立「紅磚大學」建校。本部大樓、明原堂等因此均以紅磚為立面，就是走廊、柱子、拱頂等均多用紅磚，不用繁縟的塗抹，配以白色粉刷的橫向修飾帶，紅白對比，鮮明耀目而有親切感。高等教育的建築風氣初開，影響立見，後來的英皇書院、瑪利諾修院學校以及理工大學，均以紅磚砌築，望之儼如莊園和堡

壘，卻是莘莘學子努力用功之比，冀望他日能出人頭地。

紅磚建築又稱為工業風格，以實用為尚；香港工業在五十年代以後才蓬勃起來，紅磚建築已不多，位於荃灣區的美亞織綢廠是其一。不過，用於與醫學相關的卻不少，細數之下，現存受保育的就有域多利精神病院、細菌學檢驗所、舊贊育醫院等。其次為公務建築，如油麻地抽水站職員宿舍、馬頭角牲畜檢疫站、柏架山道林邊屋等。中區域多利監獄的紅磚樓房更歷史悠久，雖為拘禁囚犯之所，設計也不馬虎。位處必列街的青年會，中式簷蓋下是美式走火鐵梯，紅牆內有泳池，設計獨特，不知魯迅先生當年來此演講時是否曾多看一眼？

瀏覽紅磚建築物，除了理解其建構和功能，還可一窺砌磚工匠的用心。最先入眼，當然是磚色。假如磚色不均勻，整個立面的色階便顯得斑駁錯雜。英皇書院外牆磚色均勻和諧，是眾多建築中的佼佼者。其次，是鑿別砌磚法。像大埔前北區理民府便採用「一順一丁」砌法兼大量磚拱。香港大學明原堂則採用比較繁複的「梅花丁」砌法，本部大樓的磚面力求平滑自然（fair-faced）。其三，是建築物內外整體構造是否優雅細

緻，即外在美和內在美的統一。其四，是建築物與周圍景觀是否配搭恰當，使人有視覺上的喜悅。

漂亮的建築物也總有謝幕的一刻。曾經燦爛顯眼於一時，因日久失修，或功能不再，亮麗堅固的紅磚終也面對推土機無情的摧折。最使人嘆息的大概是尖沙咀火車站。這火車站以古典風格建造，屹立維港之濱，曾是當年歐亞大陸東南端最終一站，一九一六年落成，於一九七六年拆卸，拆下的磚石堆成了小丘，現在只遺下鐘樓一柱供人憑弔。又如建於一九〇九年的太古船塢員工宿舍，一共五座三層式平房，拆卸重建成以「太」字為首的西灣河新廈；再如呈三角形的灣仔循道衛理禮拜堂，拆卸重建後雖沿用紅色，但已非磚砌。

黏土研成坯塊入窯，以約九百度攝氏火力燒製，土內鐵質變成紅色，風乾冷卻，便成亮麗的紅磚。但造磚需控制品質，否則色澤不均、硬度不等，浪費了挖土堆煤的成本，黑煙對空氣的污染也變得無償。

十九世紀末，世紀交接，紅磚建築既如雨後春筍般興盛，對紅磚的需求仍十分殷切。雖然這時期已有青洲英泥公司在深水灣設廠造磚，但作坊是否設有紅磚生產線尚待

考證。即使青洲英泥以及其他本地磚廠（如羅湖磚廠）都能燒製紅磚，質量的穩定性也成疑問。我看也許是兩條腿走路：早期的古典建築所用的紅磚是從外地輸入的，以求質素合乎水準，而本地磚廠則主要提供廉宜實用的磚材，以應二十世紀以後的建築需求。據說「大館」建築群之一前中央裁判法院的正門立面所用的紅磚，就是由廣東輸入的。當年廣東的紅磚生產方興未艾，西式建築需要大量紅磚。像廣州嶺南大學（今中山大學）校園內古雅的红磚樓房，材料都是當地磚廠生產的。



▲柏架山道林邊屋是典型的紅磚建築。資料圖片